

粧然後敢濟不然則波濤暴發人因名其地為妬婦津云非鬼趣乎梁武皇后郗氏既死數月乃化為蟒作人語曰妾以在生嫉妬常懷慘毒念恚一發如火熾然損射於物今受蟒身身既長大無物可食兼無窟穴可以藏身每一鱗下各有無數蛆蟲晝夜咬嚼苦痛切至奈何梁武於是為修懺法以贖其罪非畜趣乎然則人而常懷妬忌者是可為乎

贊曰

妬則傾人 忌難為下 孰使之然
心猿意馬 胡不反思 求在我者
擇善可師 勝已如射 女子小人
不知命也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五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六

退三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無行於妻子

傳曰禮經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月不舉樂思嗣親也

若曰也然則女之父母所以望其婿者為如何夫之父母所以望其婦者為如何今也既娶而輒至對以無行使之身處深閨欲去不能欲住不可抑鬱悲憤以情何以堪此即輕薄小子所以無前程也造物其

音容乎

昔楊大同隨其兄之官在官舍遇一婦人抱一女孩遂與之合自此即枯瘠如豺一夕復遇其婦人告以官曰我乃爾三生前妻也此女即爾女也爾為商於池州顧戀不歸我貧困無以自給遂投井死上帝約法以爾逐利忘家至今令妻子身死非命雖別有善業當得一第然終不孝後果如其言史堂微時已娶及登第傲然自負大有當時不得富貴家女為妻之悔遂薄其妻不與同寢其妻鬱鬱不得志因感

疾凡數歲堂不一顧妻益飲恨臨終隔壁呼堂謂曰我今死矣爾忍不一視我耶堂終不顧及死心自不安乃從邪說謀為厭勝以土器蓋其面兼以索加木束縛而殮是夕此女夢其父曰女既非人生懷愁恨死受厭勝然彼亦以女故壽祿皆削盡矣明年果卒然則無行於妻子是可為乎惜其不知一文一藝空中小蚋一技一能日下孤燈無德以將適自為累何足道哉

贊曰

下我者妻 事我者子 下則易襲
事則易使 所以常情 或多慢視
道之不行 其端在是 施于閨門
必恭敬止

失禮於舅姑

傳曰出嫁為婦所當尊事者無非舅姑然世之悍婦多有失禮夫豈知不孝之罪天所必誅乎昔支祖宜妻喻氏一夕夢神告曰汝前生為年家妻以久病廢殍汝姑日為進食汝怒其頻輒至吐而叱之臨終又

指天罵曰姑七十而不死我三十九而乃亡何不乎乎以此一語司命閉泰帝怒命雷神擊汝既至而汝氣已絕明日雷神當行前命幸汝此生却能敬事舅姑或可脫免喻氏惶恚哭泣告天適英顯行空力為論奏果蒙原貸紹興間顧德孺妻張氏一夕亦夢神告以宿生之事且曰汝明日當斃於雷斧張寤果聞雷聲自分必死於是易服出于門外桑樹下立默自念曰死固不免奈姑老驚恐何俄聞空中有聲曰此念極是上帝已知持汝矣自此更宜勉於為善廣以告人庶皆知戒既而天果開霽然則婦於舅姑可無禮乎惜其不知孝於舅姑使當度世昔感玄符世稱孝婦舅姑性嚴玄符奉事彌謹每謂妯娌曰我得人身生于中國尚為女子亦所關也今父母皆死惟舅姑為尊雖被打罵亦所不問一日忽有神人降于其室授以靈藥遂得上昇章家妻許氏亦善事舅姑有一女極聰慧暴卒既而復還言至陰司司命以小

真乎之曰汝九世祖有功於國有惠於人近已推為地下主者行將授地仙之品汝曾祖汝祖汝父三世皆已生天汝母心志於道孝事舅姑當陟仙品汝亦合居丹陵之闕且歸齋沐太一使者行將至矣明日許氏及小真果皆上昇然則失禮者烏得無禍

贊曰

女之從人 更姓改族 繼彼世祀 謂之天屬 上奉尊章 義均似續

不孝之族 我撫我鞠 慢其逮事 輕慢先靈

傳曰眉州鮮于氏因合小兒藥礫一螭蝠為末未及和劑明旦視之則有數枚蝙蝠圍聚其上目皆未開蓋識母氣故致然也一家為之灑淚自此合藥不復敢用郴州山丁射一母獾并生得其子以獻李規規剝母損皮曬之日中損子一見即奪取抱持號叫不食而死嗚呼畜生尚爾況於人

乎所謂輕慢但凡齋祭不謹葬不即辦拜掃不勤皆輕慢也高邦佐簿眉山忽丁父憂於二七夜被攝至冥司見其父責曰汝齋祭不誠僧與庖者皆不嚴潔惟今夕所請僧宗順有定力加持誦念袈裟陰司兼

所誦大明神呪經及所奏九天生神章皆於我功德有餘傍及諸囚然則齋祭可不謹乎王景芬有一子極聰慧無何暴卒臨終忽自言曰且留取某待某長大必能葬翁婆景芬大駭始諒葬其父母然則葬可

緩乎孔塤丁母憂既葬歷官至秘書丞始歸焚黃其母忽現其前責曰汝棄吾去盜發吾冢至折吾臂歲時祭享寄二女家為子當如是耶陰司本欲罪汝以警於世為汝趣官修謹姑且置之自此切須勤視墳冢歲設一祭以寧山神亦以安我然則拜掃可不勤乎況輕慢又甚於三者乎

贊曰

天子七廟 士祭其先 禮有等別 敬則同然 作陪朝服 懼儼之喧

刻木而事 如奉所天 毋曰既往

洋乎在前

違逆上命

傳曰所謂上者君父也稍失勤敬即違逆也不聞九幽拔罪經教化地獄經之說乎九幽經云昔普掠獄中有諸罪人驅上刀山中有一人踐鋒履刃了無所苦北帝異之天尊曰此人生前曾受九真妙戒救苦真符吾故以神力覆護一者敬讓孝養父母二者克勤忠於君主三者不殺慈救眾生四者不淫正身處物五者不盜推義損已六者不嗔兇怒凌人七者不詐誦賊害善八者不驕傲忽至具九者不二奉戒專一此道家之說也地獄經云地獄諸受罪人銜悲白佛言作何善行得離斯苦佛言當勤孝養供養父母敬事師長歸奉三尊勤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慈愍喜捨怨親平等無有二相不欺孤老不輕下賤護人如己不起惡念如是修行即為已報佛恩永離三塗無復眾苦是故名為

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此釋氏之說也然則上命可違逆乎

贊曰

事君致身 義無苟且 言必稽首

召非俟駕 命承解揚 節挫司馬

真卿死詔 小白拜下 逆命之刑

幽顯不赦

作為無益

傳曰世間萬事轉頭即空惟有好事所獲福報世世生生隨身受用無有窮已是以無益之事識者有所不為不聞前輩之所為乎昔蘇文忠知杭州浚二河修六井築長堤種麥其上以備堤用民受其利至以公姓名其堤為蘇公堤云邵晔知廣州城瀕海每著船到岸多為颶風所中公至為開內濠以泊舟楫由是颶風不能為害無過疾者民至為公餼錢作佛事以祝公年及卒有墮淚者喻仲寬知順昌閩人生子才過三數臨產即先具盆水溺之盆中謂之洗兒建劬尤甚公至作戒殺子文召父

老坐廡下親酌酒出文以勸不半年間所活者已千數民至以喻字名于張忠定再鎮成都慮民艱食或復為盜於諸邑田稅

內歲折未六萬斛至春則藉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依元償糶之由是一城之民雖遇荒歉不至甚饑陳克佐為廣南西路漕嶺南風俗病不服藥惟禱于鬼病多死者公悉出家藏集驗刻石于桂州驛舍土人賴之至呼為佛王觀知成都城無閑田中下之戶死者多從火葬公至委官根刷在城未有葬者得萬餘喪以官地瘞之凡此皆所謂有益者也

贊曰

人與天地 並立為三 財成輔相

化育可參 立功立言 百聖不慚

草木俱腐 豈分所甘 罔之生也

夢寐沈酣

懷挾外心

傳曰婦德婦言婦功婦容雖皆婦人美事然婦人大節特在手確不可奪大節一墮

四皆無用然則懷挾外心是可為乎蓋有外心則不免心挑目許乘間投隙疾赴急趨久而情好愈密其視夫婿旁若無人禮義廉恥必不復問往往有不測之禍起乎其間是以君子貴乎謹獨上帝亦多以此

取人黃靖國嘉祐間為儀州判官忽一夕被攝至陰司陰君曰卿官儀州有一美事卿知之乎因命吏取百葉簿示之乃醫工聶從志於某年月日有華亭主簿楊某妻李氏淫奔從志從志辭以亂種必不可李不能強大慚而退奉上帝勅聶從志特與延壽一紀子孫奕世登科李氏送獄治罪竊讀甫畢已見數鬼引出一婦人先以刀剖其腹繼以沸湯沃其腸名曰瀟瀟乃李氏也既而得還以語從志從志駭曰此固有之然妻子亦未嘗與言不謂已書陰籍人於閻室是可欺乎其後從志子孫果皆登第又有何澄者亦以醫術著名政和間孫已之以久病不愈其妻子召澄看脉一再見乃引澄入于密室耳語澄曰妾以

良人久病與賣殆盡願以此身酬藥之直澄正色曰娘子奚為此語但安心勿憂當為療治若欲以此相汙必是不可不惟使某永為小人娘子亦不得為賢婦縱免人責天譴其可逃乎于氏大沮而退澄一日假寐恍見一神引至公署判官曰汝醫藥有功且不於艱急中亂人婦女奉上帝

敕賜汝一資官職五萬貫錢未幾東官得疾詎訪草澤澄於是得効其力一劑遂安賜官賜錢宛如其數自此大富醫道益振京師號為之何藥院云嗚呼二婦慕之如此而二公拒之如此誠亦人所罕能是以立為上帝所取為二婦者何以處於天地間乎

黃曰

純臣正女 其心無二 諸葛一門
任吳蜀魏 各守名節 不相誘致
弗嫁刑耳 汚手斷臂 言言婦烈
傳亞忠義 自呢呢他

傳曰呢詛一事篇中言之者四大抵人貴乎生死貴乎度今也處生而有呢有詛不免速歸于死既死而有執有對不免禁固滯留無由出離往往有不待死而立如所呢之言者昔堰典妻嘗與人私又嘗竊隣

家一巾隣家詬罵典乃自呢呢他曰若我妻果與人私及竊汝手巾者當為震霆所擊否則汝亦如之是夕即雷震大震果皆斃於雷斧之下典脇下有字曰疑人保妻貞持身以為質妻脇下亦有字曰行姦為盜當使皆知郭引鳳紹興己卯被攝入冥見一婦人鬼卒以鐵丸大小如蒸餅填塞其口繼以百鍊銅汁灌其口灌之既絕復蘇既蘇復灌如是數回若不可言引鳳曰此何罪耶鬼卒曰此人生前好行呢罵故獲斯罪然則自呢呢他是可為乎

黃曰

呢詛垂戒 謀復數四 爽惟聖言
當有微意 口舌之過 人所輕視
至接神明 或指天地 易犯難贖

深可戒忌

偏憎偏愛

傳曰偏憎偏愛世固有之而後妻尤甚情其莫悟我為人妻夫不幸死遽至棄去不復更恤其家諸釋吟亦不復問為妻為

母當如是耶婦人大節至此已喪其可更於後夫子女又敢虐過尚何以稱為人哉李常曰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赦者程正叔一人而已龜山曰觀其論婦人再適至云寧餓死不可再適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曉如何敢下這般言語大抵婦人大節惟此而已大節一喪復何足道請以一二因果以警世徐鉉曰建安有張興者妻死再娶前妻之子為後妻所虐興不能制一日忽見前妻入門責後妻曰人誰不死誰無子母之情爾奚為虐我所生我已訴于陰府與我十日限使自告汝汝若不改定當殺汝夫婦後妻大懼自此不復敢虐張聞娶孔氏生五子無何遂卒再娶李氏李氏悍妬虐遇五子五子哭于孔氏家前孔氏

忽自家出哭撫其子既而取其子帛中題

詩其上以贈張曰不念成故人泣涕每盈

中死生今已隔相見永無因合裏殘妝粉

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浪作冢中塵有

意憐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

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父以訴于連

帥連帥繳奏于朝李氏特配嶺南然則為

後妻者當如是乎偏憎偏愛是可用乎

贊曰

憎必知善 愛當知惡 所見一偏

是非顛錯 虛杞姦邪 德宗不覺

黨錮所懲 元禮孟博 欲得其平

好惡無作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六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七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退四

越井

傳曰漢天師既成道矣又復勸人造橋鑿

井謂之立功大抵井之為用利濟廣博越

而過之即為觸穢焉得無罪不聞吳湛李

鄆之事乎昔吳湛為縣吏所居臨荆溪溪

有一泉極為清徹眾人賴之湛為蔡羅遮

護不令穢入忽於泉側得一白螺置之甕

中每自外歸則厨中飲食已辨心大異之

一日潛窺乃一女子自螺而出手自操刀

湛急趨之女子大窘不容歸殺實告湛曰

吾乃泉神上帝以君敬護泉源且知君鯨

居命吾為君操饌君食吾饌當得道矣言

訖不見李鄆為河山令縣有河山巖巖半

有一脉清泉次第流注逐處各有一崖斛

承之如鑄出狀鄆一日携家出遊無何侍

婢雪兒輒就斛浣巾立為震霆所擊即而

視之則其斛已碎別安一斛於下流矣然

則井泉當遮護乎可觸穢乎比見世人多